

文藝理論學習小叢書

反對文學中的思想歪曲

第一輯之三

新文藝出版社

反對文學中的思想歪曲

〔真理報〕專論 齊思聞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二·上⁴海

反對文學中的思想歪曲

[真理報]專論

翻譯者 齊 恩 閱

*
* *

有 版 權

1952年9月第一版上海印00001—10000冊

1952年12月第二版上海印10001—20000冊

書號(407) [1144] 定價 羊 1,4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華文印刷局承印

*
* *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文藝理論學習小叢書

第一輯

我們編輯這套叢書的目的，是根據我國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介紹以蘇聯為主的重要文藝論文，作為文藝整風以後理論學習的資料。這些文字，或者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思想的研究和闡明，或者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討論和探索，或者是對當前文藝思潮文藝問題的分析 and 批判。這些對我們新中國的文藝工作者，都是極有參考與借鑑的價值的。

- | | |
|----------------------|----------------|
| 藝術工作者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 | 加里寧著 1,000元 |
|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著作中的文學問題 | 葉高林著 2,100元 |
| 反對文學中的思想歪曲 | 「真理報」專論 1,400元 |
| 反對文學批評中的庸俗化 | 「真理報」專論 1,500元 |
| 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本特徵 | 赫斯尼柯夫著 1,400元 |
|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美學反對藝術中的自然主義 | 布洛夫著 1,900元 |
| 高爾基與社會主義美學 | 契圖諾娃著 1,200元 |
| 論蘇聯文學中的民族形式問題 | 顯爾希坦著 1,100元 |
| 作家的責任 | 約·里瓦伊著 1,800元 |
| 論詩的「秘密」 | 伊薩柯夫斯基著 1,100元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目次

反對文學中的思想歪曲（齊思聞譯）……………	「真理報」專論（一）
文學批評與爲藝術技巧而奮鬥（齊思聞譯）……………	「文學報」社論（二）
爲戰國的有原則性的文學批評而鬭爭（碧珊譯）……………	「文學報」社論（三）

反對文學中的思想歪曲

「真理報」專論

在「星」雜誌第五期上，發表了一篇烏克蘭詩人B·索修拉的詩：「愛烏克蘭」。我們的雜誌是我們黨底重要的思想武器。它們負有在羣衆中進行巨大教育工作的使命。這就責成每個雜誌的編輯部，對於發表在雜誌篇幅上的文學作品，要以最大的細心加以選擇。

事實證明，「星」雜誌的編輯部並沒有奉行這個要求。它在發表B·索修拉的詩時，甚至沒有在編輯會上加以討論，顯出毫無責任心。

惹人奇怪的，首先就是這件事實，這一雜誌的編委會及其主編B·德魯靜，從B·索修拉許多作品中，偏偏挑出在思想上根本錯誤的作品，——這首「愛烏克蘭」的詩來發表。

就這首詩的題目看來，在這場合，作者的企圖是要給蘇維埃愛國主義的偉大思

想以藝術上的表現。

愛祖國的主題，是我們文學底崇高而可貴的主題。生氣勃勃的蘇維埃愛國主義——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巨大的推動力量。「在蘇維埃愛國主義中，各民族的民族傳統與蘇聯一切勞動者的共同生活的利益和諧地結合起來」（斯大林語）。

愛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的主題，在其中得到天才的反映的每一種文學作品，都在我們的心靈中喚起巨大的愛國感情。

可惜得很，B·索修拉的詩「愛烏克蘭」，卻並不產生這種感情。甚至，他還引起了幻滅和抗議的感情。在實際上，詩人是要號召愛烏克蘭。這裏就產生了一個問題：B·索修拉說到的是什麼樣的烏克蘭，他所歌頌的是什麼樣的烏克蘭呢？他歌頌的是幾世紀來呻吟於剝削重擔之下，它的悲哀和憂傷交融在塔拉斯·雪夫欽柯●底憤怒的詩行裏的烏克蘭嗎？

● 塔拉斯·格里哥里維奇·雪夫欽柯（一八二四——一八六一）烏克蘭的偉大詩人。

「黑黝黝的大地，

人們在大地上流浪，

綠色的花園光禿了，

農舍在塵埃中腐朽、歪倒；

池塘裏長滿了藜莽野草。

光榮的烏克蘭隨便什麼地方，

嚴酷的地主在用牛鞭馬勒，

套住了人們的頸項……

多少的赤子，在武士底暴虐下毀滅、死亡。

這種在荒漠中遭受毀滅，

這是非常痛苦，痛苦得心裏發慘的；

然而在烏克蘭更其痛苦的是

什麼都看見了，卻只能哭泣——沉默。」

或者，在B·索修拉的詩裏，談到的是我們人民意志所創造的，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燦爛的蘇維埃烏克蘭嗎？

爲了不至於有所懷疑，我們來充分了解B·索修拉的詩，他是如何反對生活的真理，歌頌着某一個永久的烏克蘭，「一般上的」烏克蘭：

「愛烏克蘭，像愛太陽，愛光明，
愛風，愛草，愛水……

你愛烏克蘭的悠久廣漠的空間
你以自己的烏克蘭，
她的清新而永久有生氣的美色
她的黃鶯似的言辭而驕傲。」

超出時間，超出時代——這就是詩人描寫中的烏克蘭。

在B·索修拉的詩中，並沒有每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所無限尊重的形象，——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蘇維埃烏克蘭的形象。在我們人民心目中的蘇維埃烏克蘭，是跟爲創造者的人民的勞動所建立起來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跟巨大的冶金與機械製造工業，跟機械化的鑛業，跟著名的斯達哈諾夫運動，跟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光榮兒子——聶伯河水力發電站，跟帶給烏克蘭農民以幸福和富裕生活的集體農場制度，不可分割地聯繫起來的。

我們的人民就是這樣了解和愛着烏克蘭——這個蘇維埃共和國友愛家庭中平等的一員的。

然而這不是B·索修拉在其詩中所歌頌的那樣的烏克蘭。使他激動的是那帶有花、彎曲的柳樹、小鳥、聶伯河的波濤那個古遠的烏克蘭。作者歌頌「悠久廣漠的空間」，「她的深遠的天空」，「永久的風」，「紫紅的雲」……不消說，這一切都是當得起稱爲詩的形象和靈感的。可是B·索修拉的詩，題目是叫做「愛烏克蘭」。按照它的最深刻的思想說來，它應當喚起人們對於蘇維埃祖國的愛，歌頌和稱讚一切我們偉大的人民創造性的勞動所創造的新事物，歌頌和稱讚把流淚的以

及幾世紀來一直呻吟着的烏克蘭轉變爲燦爛繁榮的蘇維埃共和國。

在B·索修拉的詩中，爲了講求詩形式的外部美，因此他對於過去時代的奴役的秩序，沒有憤怒的批評，對於那越來越光明和美麗的烏克蘭人民的社會主義生活，也沒有明朗的反映。大家都知道，B·索修拉寫了許多得到我們讀者同情的好評。可是關於「愛烏克蘭」這首詩，那麼，任何一個來自民族主義陣營的烏克蘭人民的敵人，例如說，彼得留拉、彭吉拉等等，都可以在這樣的作品下署名的。

蘇維埃烏克蘭是在社會主義各民族不可摧毀的友愛合作中成長和鞏固起來的，是在與人民敵人，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作不可妥協的鬥爭中成長和鞏固起來的。在蘇聯各民族兄弟的家庭中，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之下，烏克蘭人民在共產主義建設方面，獲得了傑出的成就。

在B·索修拉的詩中，我們並沒有看到這樣的烏克蘭，烏克蘭在這詩裏只是一個孤獨的與蘇聯其他民族毫無關係的存在。

畫面呈獻給烏克蘭的幾行詩，叫得多麼奇怪：

「對於我們，在這世界上，只有這樣一個國家

她是在我們所歌唱的歌曲裏，

她是在星星裏，是在彎曲的柳樹裏，

是在我們的跳動着的心裏。

假如你不愛烏克蘭，

你就不可能去愛別的民族。」

詩人這種粗暴地歪曲了生活真理的言論，已經公然在作民族主義的叫喊了：

「沒有她，我們也就不足道，好像田野上的塵沙，輕煙，

永遠爲烈風所吹逐。」

大家都知道，民族主義的存在，是由於竭力要想把自己特殊化起來，同時把自己關閉在民族的甲殼裏，竭力要想不看見蘇聯各民族勞動大眾的接近和聯合，而只願意看到他們互相疏遠。資本主義在人們意識中的餘毒，在民族問題方面，比任何

其他方面，更爲猖獗。它們所以更加猖獗，是因為它們還能够把自己用民族的外衣僞裝起來。

B·索修拉的詩「愛烏克蘭」是寫在而且第一次發表在一九四四年——在偉大的衛國戰爭的時代。德國法西斯強盜把成千成萬城市和鄉村，工廠與工場，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變爲廢墟和灰燼。英勇地保衛着祖國的自由與獨立的蘇維埃人民在戰場上流血，作者在對於祖國是一種嚴重考驗關頭所寫下的詩中，竟找不到爲了表現蘇維埃人民的全部力量以及對敵人的鄙視的憤怒的語句。詩人也並沒有把關於「穿着綠色制服的外國人」●這種含糊的、冷淡的詩句，繼續寫下去。

由此可見，「星」雜誌的編輯部，既然發表了B·索修拉這首思想上惡劣的詩，就顯示他們並沒有從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思想問題方面的決議，作出必要的結論來。

雖然B·索修拉的詩有着明顯的思想錯誤，可是烏克蘭的刊物，還是沒有對於

這種惡劣的詩，進行批判，而且它常常在烏克蘭出版。必須談起這一點的還由於，犯出錯誤來的，不僅是文學方面。思想工作中的歪曲，在藝術領域裏，也有它的位置。例如，在基輔T·T·雪夫欽柯歌舞劇院的舞台上，曾經上演過「波格唐·赫米爾尼茨基」的歌劇，這部歌劇的劇本，「真理報」上已經指出過裏面包含着好些嚴重的錯誤。

上面事實證明着在烏克蘭思想教育工作方面，有着嚴重的缺點和錯誤。烏克蘭（布）黨中央委員會在思想問題方面的工作，顯然做得很差。思想教育方面的領導是在於要及時糾正人們的錯誤，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方法來批評，而不是掩蓋他們的錯誤。這樣才能幫助人們，促使他們的創作成長。現在還不能說，烏克蘭的黨組織在思想工作領導的實踐方面是徹底地實施這些原則的。

必須承認，在烏克蘭方面，對於知識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做得很差的。在烏克蘭作家中，批評與自我批評並沒有充分發展，掩蓋錯誤，互相吹拍的事實正佔有地位。自然，在這樣的環境底下，B·索修拉的詩非但不會遭受批評，反而得到無條件的讚賞。「愛烏克蘭」在B·索修拉其他詩作中，特別得到馬克西姆·雷爾斯

基的激賞，他自己在過去也免不掉嚴重的思想錯誤。過去，M·雷爾斯基曾經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作家協會理事會全會的報告中，違背事實，宣說在B·索修拉的詩裏，可以發見「各民族友愛」和「國際主義」的主題。

這一種非原則性的立場，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文學工作中的嚴重破壞，並且阻撓了創作幹部的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教育。

還得談一談藝術作品的翻譯實踐問題。

B·索修拉的「愛烏克蘭」這首詩，發表在「星」雜誌上的是，A·普羅柯菲葉夫的翻譯，他是這個雜誌編輯委員會的委員，負責這個雜誌的詩歌欄。事實證明，A·普羅柯菲葉夫對於自己的翻譯工作是不負責任的。例如，A·普羅柯菲葉夫在一九四七年所作B·索修拉詩的翻譯中，完全是任性亂來的，不明白是爲了什麼原因，他在譯文中加入了作者原詩所完全沒有的東西。例如，翻譯者加入了這幾行：

「沒有蘇維埃祖國，我們也就不足道……」

對於我們，在這世界上，只有一個祖國，

她是在伏爾加河上奔流過去的詩裏，

是在克里姆林宮上的紅星裏，是在烏茲別克的花園裏，

血緣相通人們的心到處都在跳動着……」

可是在一九五一年所作的翻譯中，普羅柯菲葉夫卻又放棄了他在較早的譯詩中所加進去的東西，而且，除此以外，他還從原詩中，丟棄了不多的，固然是不明白的，但卻多少表示了和現代性的聯繫的詩句。例如，在B·索修拉的詩裏，關於「穿着綠色制服的外國人」的說法，就被他拋開了。

大家都知道，B·索修拉的詩，還被翻譯家H·烏莎可夫譯成過俄文。這個事實是值得注意的，他所翻譯的B·索修拉這首「愛烏克蘭」的詩，有着好多種變體，譯作者在每一次翻譯中，都作了意義上的改動，並且任意補充原文。烏莎可夫在一九四八年時，對於第五節詩，開頭原是這樣翻譯的：

「她是在籬落後面的寂靜裏，渾身披着花朵，

沉浸在沒有再比它美妙動聽的歌曲裏……」